

结爱

异客逢欢

Jieai
Yike fenghuan

施定柔·著

如果把爱情还原成伊甸园的苹果
你是愿意默默看着它凋落
还是直面诱惑
去品尝它那醉人的滋味



Yihe'fenghuan

施定柔·著

结爱·异客逢欢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结爱·异客逢欢 / 施定柔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39-4224-2

I. 1. 结… II. 施…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634 号

结爱·异客逢欢

著 者 施定柔

责任编辑 金 燕

特约策划 非 走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224-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1 连狗也会怕的男人. 001
- 2 皮皮与帅呆的家麟. 011
- 3 尴尬的再相遇. 016
- 4 你是人吗. 024
- 5 只吃鲜花的贺兰静霆. 032
- 6 每分钟心跳三次. 041
- 7 该死的狐狸. 048
- 8 上学时的皮皮. 057
- 9 一位狐狸, 切记用“位”. 065
- 10 精彩的拍卖会. 071
- 11 被祭司大人种香. 079
- 12 雄黄与砒霜. 086
- 13 小菊的网恋. 099
- 14 爱情与真相, 圈套. 103
- 15 绝望的背离. 112
- 16 祭司大人的口味. 121
- 17 阿归的演唱会. 128
- 18 那是他的过去. 137
- 19 派对一群狐狸. 143
- 20 搅局的皮皮. 151
- 21 很复杂的名字. 165
- 22 你是一只猴子. 173
- 23 好的疗伤方法. 180



- 24 贺兰的狐父人母. 188
- 25 孤馆夜宴. 194
- 26 食尸族. 203
- 27 叫慧颜的替代品. 214
- 28 狐族的政治. 223
- 29 不一样的求婚. 228
- 30 蜜月, 甜蜜的蜜月. 237
- 31 故事与房间. 248
- 32 西安古城. 256
- 33 峰林农场. 265
- 34 生意就是生意. 271
- 35 家麟回来了. 281
- 36 旧爱新欢. 296
- 37 昂贵的请求. 304
- 38 寂静的庭院. 315
- 39 青木先生的诅咒. 324
- 40 妒火中燃. 334
- 41 深夜探墓. 342
- 42 短暂的幸福. 355
- 43 最后一击. 364
- 44 生离死别. 370
- 45 结爱. 375

连狗也会怕的男人

好冷。

冬季没开始多久，关皮皮却觉得今天肯定是这一年最冷的一天。昨夜一场大雪，据老一辈的人说是五十年难遇。因为C城的冬季多半是没有雪的。如果有，也不长久，薄薄地下一层，就像面包上撒着的糖粉，第二天就化掉了。尽管如此，不少家长还是满怀希望地请了假，打算陪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到头来多半是白白兴奋一场。而今天的雪，却有半尺来厚，莹莹地泛着蓝光，踩上去一脚一个坑，还发出嘎嘎的响声，好像踩在泡沫板上。比起北方，这也算不得冷，但C城人却措手不及地从箱子里找围巾、找手套、找暖帽。关皮皮都找出来了，可出门时还是忘了戴手套。从她的家到地铁站只需要步行十分钟，但她走了不到五分钟就冻得不行了，不得不折进一家早餐店要了杯热乎乎的豆浆捧在手里，喝下一大口，暖了暖肚子，才能继续向前走。

这是一个忙碌的周一。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路旁树枝上的积雪被行人的足音震得簌簌下落。关皮皮看了看手表，七点半刚过。八点整的编前会，社长亲临，要做笔录，绝对不能迟到。

关皮皮走的是通向C城的主街。正值上班高峰期，道上车辆穿梭，行人拥挤。到了关键路口，几乎只能侧肩而行，像一群黑压压的企鹅。越过富宣百货，拐入一片住宅区，行人少些了，地铁站的标志也露出来了，关皮皮有些欣喜。地铁只用坐四站，出来就是报社大楼，都不用过街。

就在这时，迎面有人走过来，他忽然站住做出问路的样子。紧接着，关皮皮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有点像深山木蕨的味道。

“对不起，小姐。”

关皮皮正在埋头喝最后一口豆浆，冷不防被人逼着止了步，差点呛着。

“呃——”

是个男人，声音很年轻，穿着件很薄的风衣，领子竖起来，灰色的围巾围住了大半张脸，戴着一副黑黑的墨镜。

“能帮个忙吗？”从围巾里透出的声音很低，仿佛被滤去了所有的杂音，清晰动听，好像调频立体声的晚间节目。

“什么事儿？”她停步。

“我需要马上坐出租车，可是我看不见路，能帮我拦辆出租吗？”

盲人？

关皮皮不禁又看了他一眼。不像啊，说话的人比她高一个头，身量偏瘦，手中也没有盲杖。

也许就像她姨婆那样有严重的青光眼吧，关皮皮不好意思细问。

“没问题。”她笑了笑，“跟我来，路上滑，小心点。”

她反手过去牵住了他手。他戴着一双很薄的手套，针织的。皮皮觉得有些奇怪。这样寒冷的冬天，这种手套绝不可能御寒。而那人觉察到她是赤着手来牵自己，忙把手套脱下来，也赤手去牵她。清冷冰凉的手指握上来，倒冻得她打了个寒噤。皮皮也不介意，带着他来到路边，伸手招车。

等了两分钟都没看见空车，那人倒还镇定，不过拉着她的那只手却越拽越紧，还有些紧张。关皮皮只得说：“现在是上班高峰，不是很容易打车。”

那人“嗯”了一声，忽然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你怕狗吗？”

她摇头：“不怕。”

那人说：“我怕。”

过了几秒钟，他不安地转过身，似乎在倾听什么，又加上一句：“如果有狗追我，你会保护我吗？”

这么大的男人怕狗？关皮皮扭脸过去看他，想笑，可又怕他听见。他的脸包在围巾里，看不见神情，话音里却有期待之意。

“当然。”她说。

对面有辆空车看见了她们，正等绿灯打弯。关皮皮抬起胳膊打算看表，突然听到一声狗吠。

回头一看，远处闪过一道灰影，一条半人多高的狼犬向他们冲了过来，顷刻间便到了眼前。距它十几步跟着一个中年胖子，大约是狗的主人，手中拿着条空的狗链，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粗着嗓门叫道：“Joy！Joy！”

Stop!”

这条街因为靠近一个公园，遛狗的人很多。皮皮曾在宠物店里打过工，知道这种德国狼犬品质超群：顽强、自信，不容易激动，当然，大多数时候比较冷漠。

而这只狼狗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冲过来，面目狰狞，不像狗，倒像是一只发现了猎物的狼。

关皮皮只觉胳膊一紧，身边的人全身僵硬，摆出抵抗的姿势。他的手掌不自觉地一拧，几乎要将她的胳膊捏断了。

关皮皮一向不怕狗，而且她知道训练有素的德国狼犬是非常有纪律的。主人不发话，不会随意攻击。路上的行人不少，街对面的行人更多。她认为自己和那个男人都不是狼犬的目标。

可是，眼看着那只狗准确无误地向他们奔来，她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眼疾手快地拉着那人向出租车跑去。汽车刚到，还没停稳，关皮皮就冲过去拉开后门，将那人推进车内，自己也紧跟着钻了进去。正要关门，狗也已经赶到了，猛蹿入后座，前腿搭在关皮皮的肩上，隔着她向里面那人狂吠。

“开车！快开车！”她对着司机大叫，嗓门比那只狗还大，紧张到神经质了。

“车上有狗怎么开呀！”司机回头横了她一眼，心疼自己刚换的座套，也是一肚子的气。

那狗有半人多高，关皮皮只好高高举起自己的双肩包顶住狗的头，不让它从自己的身边爬过去伤到那位盲人男士。可是，等她回头一看，又不禁气恼。一百来斤的大狗压在自己身上，那人也不来帮忙。自个儿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心，老僧入定一般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头，好像上面有花……

“喂，帮帮忙好不？”

那人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没听见，继续看着手指头，神情肃穆，毫不理睬。

所幸这时狗的主人已经追到了。将狗猛力一拉，那狗不由得倒退了两尺，关皮皮赶紧关上车门。

司机一踩油门，在狗主人一叠声的道歉声中飞快离去。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关皮皮也在自己身上嗅到了一股狗的气味，雪白的羽绒服上有几只狗的爪印。

“没伤着你吧？”恢复了镇定，那人问道。

“没有。”她仍在吁吁地喘气。

“你去哪里？我让司机先生送你。”

“青年路107号，C城晚报社。”她看表，八点差五分。糟糕，肯定迟到了。

男人转身过来，墨镜倒映着窗外的雪光：“刚才的事，多谢。”

“不客气。”

“小姐怎么称呼？”

“路人甲。”

男人的脸仍然包在围巾中，不过，他好像笑了笑，从怀里摸出钱包，又从钱包里摸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请来找我。”

她接过来，看了看，忍不住微笑。

上面只印着一串电话号码，剩下的是几行凸出的小点，盲文。这可能是姓名和地址。

“哦，好的。”她随口应了一声。

一路无话。关皮皮在想自己的好友田欣能不能给她买到NK演唱会的六折票。车很快就到了。

关皮皮下了车。那人一直茫然地看着前方，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很礼貌地侧身过来，很郑重地对她说：“再见，谢谢你救了我。”

关皮皮一笑，“救”这个词太严重了。她原本有些恼怒这人不肯帮忙。转念一想，人家本是因为怕狗才来求的自己，自然唯恐不能离狗远些，还要帮她抵御，未免强人所甚。何况他也给了自己一个当大侠的机会，当即微微一晒，并不放在心上：

“小事，下次出门记得带点防身的东西。”

“一定。”那人答应了，又问，“那你，没什么不舒服的吧？”

关皮皮摇头：“没有。”

进报社大门时，关皮皮的手里还捏着装豆浆的纸杯。她早想扔掉，只是没有找到垃圾桶。路过一个垃圾桶，她便将纸杯连同那张名片一起扔进了垃圾箱。

接着，连羽绒服都没脱，她以第一速度冲向三楼会议室。迎面碰到站在门口的张主任，脸上一片阴寒：

“关皮皮，你迟到了。”

关皮皮觉得张主任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昨天下班的时候他就反复叮嘱皮皮要准时到会，结果她还是明知故犯。皮皮觉得理亏，迅速从包里掏出了录音笔和记事本，对主任抱歉地点了个头，飞身闪入会议室。

报社的大楼有些旧，是八十年代的。当年曾经也是本市最气派的建筑之一，但皮皮觉得此楼设计最失败之处就是通风系统。

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抽烟。

巨大的空调放着暖气，暖气和烟气搅在一起，又热又燥，皮皮好像就坐在烟囱里。

会议刚刚开始。社长说了这个月的重点报道，各部门汇报了重点选题和新辟栏目，广告部汇报了收支情况。

“上周C大有位学生因家庭冲突，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我们打算派记者做个大学生心理压力的调查。此外，为了参加年底文化部的‘十大文化好新闻’评选，我们草拟了五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专题和专访，正在讨论中。”政文部主任谢煌看着自己的笔记本，漠无表情地说。

沉吟片刻，社长说道：“心理压力调查先缓一缓，看看司法机关的结论再说。如果是精神病，就是偶然事件，一切免谈。或者你就做心理压力的调查，不要提这件事。文化新闻的选题要快点定，这周末争取报上来。”

社长上任五年，是本系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社长，性情直率，作风凌厉，只言片语之间便杀伐决断。

“好的。”

社长将目光移到工交部。

主任方南辉马上说：“V3铁路快要竣工了，作跟踪报道的记者吃睡都在大山里，比较辛苦。社里能否考虑给个特别补助？还有，小卫怀孕三个月，反应很厉害，天天吐，山区条件太差，依我看，还是把她调回政文部吧。”

社长点头：“补助没问题，不过份额得和副社长们先商量一下。小卫的事儿马上办，你今天就可以通知她回城了。”

“她今天有孕检，已经回来了。”

“那就通知她不必回工地了。”

……

例会特别长。每张口都在不停地说，同时无休无止地吐着烟雾。

皮皮在呛人的烟雾中坚持速记，一面不时向各位主任报以职业性的

微笑，一面头昏脑涨地等待会议结束。

两个半小时之后，社长终于说：“今天就到这里。小关，你去弄个会议记录，打成简报发到各部吧。”

关皮皮满口答应，胸中猛然一阵烦恶，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捂着嘴直奔了厕所。

C城上个月流行过一阵甲肝，据说是从早点摊开始的。C城人都有在外面吃早点的习惯。虽然都用一次性碗筷，可甲肝还是流行开了。关皮皮先是怀疑早上的肉包子不干净，又怀疑那杯豆浆有问题。总之，她这一吐就没停住，一直吐到眼冒金星、脸皮发绿，才捂着肚子，扶着墙，一步一挨地蹭回总编室。

却不料在门口碰上了她的顶头上司，总编室主任杜文光。

“怎么？不舒服吗？”总编主任管记者，记者皆桀骜不驯，只有比他们更桀骜才镇得住。所以杜文光素日的做派便是沉着冷峻，不苟言笑。被不苟言笑的人这么问了一句，皮皮顿觉受宠若惊：“没事，可能是吃坏了东西。”

主任的口气更加关切了：“那快回家休息，我叫办公室派个车送你。”

“不不不，真的没事儿。社长要弄份会议纪要，弄好了我再请假吧。”

见她态度坚决，杜文光没有坚持，点点头：“好吧，不行的话明天再交。要不你先写个草稿，我让小计修改一下也行。”

小计也是总编办的秘书，做事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因为有后台也弄不走。不然，总编室不大，何至于要两个秘书呢。

皮皮坚定地摇头：“小计今天也挺忙的，要整理档案。还是我来吧，不行再请她帮忙。”

强忍着胃里的阵阵痉挛，皮皮硬着头皮写纪要。一直到写完草稿，症状也没减轻，胃里的东西早已吐光，就剩下了干呕，比吐还难受十倍。皮皮觉得，再挺下去就要壮烈牺牲了，便将草稿托给小计修改。自己拿着一把塑料袋，不好意思麻烦公家派车，又舍不得坐出租，出了大门直奔地铁站。

与此同时，她手机忽然响了。

“嘿，皮皮。”电话那头传来闷闷的声音，线路沙沙作响，还有似是而非的回声。可是，陶家麟的声音怎么变她都听得出来。

“家麟。”皮皮虚弱地答应着。

“书买了吗？”

“买了呀。”

“下班时候能顺便送过来吗？我急着要用。”

“好的。”皮皮本想告诉他自己今天不舒服。转念一想，也许只是暂时的，到了下午就好了，那就还是去一趟吧。难得家麟求她办回事，在皮皮的记忆里还真没有几次！

“几点来？我在寝室里等着你。”

“大概五点半。”

“行，等会儿见。”

“好——”皮皮还想说点话，但那边已经挂了。

不知为什么，每次通话都这么短，连句寒暄都没有。

也许是太熟悉了吧，熟悉到一个眉头、一个眼色都已心领神会。

这就是皮皮与家麟，从小是邻居，幼儿园里就认识，小学、中学同一个班。高中分了文理科，也是在一个学校。

从小到大都用同一个邮政编码。

唯一不同的是，进了高中之后，皮皮的成绩直线下降，而家麟则是雷打不动的年级第一。加上又高又帅，还是篮球队长，便成了无数女生心仪的偶像。

可是皮皮并不觉得家麟有多好看。至少到不了同学们说的“酷毙”或者“帅呆”的地步。因为皮皮见过流鼻涕的家麟，见过换乳牙说话漏风的家麟，见过发黄疸住院的家麟。且不说抽条时期的家麟四肢细长、头大如斗，远看上去既像大蘑菇又像火星人。后来家麟的唇上又多了一层细黑的茸毛，说话喉节在脖间上下滚动，皮皮好一阵子不习惯，都不敢往他脸上看。

当然啦，从小一起上过幼儿园的人自然会比旁人亲近些。

高一的一天，吃了午饭的家麟突然出现在皮皮的座位旁，小声提出要去逛商店。

“买什么？”皮皮吓了一跳。因为一般来说，班上的男生从来不主动找女生说话的，特别是像家麟这样的。年级第一，高高在上，就得拽的。

“买衣服。”

他们约好在校门口碰头。躲过几道狐疑的目光，皮皮跟着家麟出了东门。右边就是服装市场，长长一条街，满是从乡下赶来进货的商人。

家麟问：“你穿几号的裤子？”

“给我……买裤子？”

“嗯。”

“为，为什么？”皮皮脸红了，结巴了。

“嗯……”家麟一连嗯了几声，没说话。只对着衣店的老板说：“我要这

条，黑的，对，给她穿。老板您是裁缝吧，多少号您肯定知道。”

那时皮皮和家麟都穿浅灰色的校服。校服通常是一人两套。可是皮皮家穷，只买了一套，几乎是天天穿的。好在那是春装的式样，里面还要穿个圆领衫，勤洗勤换也不是特别脏。

两人都不擅长砍价，交钱的时候见老板的嘴角微微上扬，皮皮觉得家麟肯定是吃亏了。

路过道旁的公厕，家麟把裤子塞给她：“去试一试，看合不合适。”

那个女厕不太干净，皮皮不愿意，别扭地说：“非要现在试吗？”

家麟低着头看自己的脚趾：“嗯，现在试比较好。”

皮皮进去了，脱下裤子才知道，虽然买了超长带护翼的卫生巾，裤子还是被浸湿了一大片，红红的一团，特别显眼。刚才在食堂打饭，排那么长的队，想必是人人都看见了。

真是糗到家了。

红着脸换了衣服出来，见家麟还在门外等着她，皮皮连忙掏出两块钱，拉着他往冷饮店里走：“我请你吃冰棒。”

家麟很大方地接受了。等到皮皮要给自己买一根时，家麟拦住了她，对冷饮店的人说：“你有热的果珍吗？”

——这是皮皮最喜欢回忆的往事之一。一闭眼，家麟低头看脚指头的样子便从脑海里钻出来。

吃了止吐药，又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皮皮觉得好多了。惦记着那份未完成的纪要，她拎着包，不顾奶奶地劝阻，坐地铁回到报社。

她在电梯里遇到了小卫，也就是政文部的女记者卫青檀。

“啊，青檀姐，你回来了？”

“感谢组织的关怀，我调回政文部了。皮皮，我找你帮忙，你能来我的办公室坐一下吗？”

除了羡慕记者这门职业，皮皮还羡慕记者们的生活方式：不用坐班。皮皮觉得当记者真是再理想不过的工作了。她天生好奇，又喜欢故事，可是并不是有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听到有趣的故事，人家不会轻易讲给你，除非你是记者。

“好啊！”

卫青檀身高一米七九，块头很大，不认识的人还以为她是打篮球的。不过，一向健康的卫青檀怀孕了，脸也成了绿的，但她精神很好：“皮皮，这个送给你！”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她，皮皮打开一看，是一个漂亮的绿松石手镯。

“唉……这个，怎么好意思呢？很贵重吧？”虽说记者群里就数青檀和皮皮的关系最好，但青檀总在外面跑，打交道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也没有亲近到互送礼物的份上。

“当然是免费得的，我有好几个呢！记不记得上次我写了一个报道，说有个绿松石加工厂，附近有个上好的宝石矿，却没有能力加工？”

“记得呀！”

“省里挺重视那篇报道的，给那个厂拨了几百万的贷款呢。”

“哦，贿赂啊？”皮皮笑着说。

“临走时送的纪念品。原产地的东西都不贵，到了珠宝商那里就翻倍了。”

“有事找我？”

“你不是说想当记者吗？”

“是啊！”皮皮嗅到苗头，顿时兴奋了。

“是这样，最近中央不是要弘扬传统文化吗？我有个采访对象，准备做个专版。可是这人很神秘，听说从来不见记者，也拒绝任何采访。我有朋友在其他报社也打过他的主意，全都吃了闭门羹。”

“能不能先做个外围采访？比如采访他的同事、同学、朋友、家属什么的。”皮皮想起了上周的新闻课作业，很高兴自己能说出几个专业词汇。

“外围采访我已经做了一些。”卫青檀从桌上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薄薄的几张纸，还有一卷录音带，“他的资料很少。”

“为什么？”皮皮问道，“他是钱钟书啊？”据她所知，名人的资料一向很多，八卦的，绯闻的，到网上一Google，粉丝团里都能惊爆出一些内幕。

“他倒不是钱钟书，不过他的老师宋杞在文物界的地位和钱钟书一样，被称为‘玉学泰斗’。宋杞去世之后，这个人被认为是玉器界崛起的新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说的话和宋杞一样有权威。”

文物？玉器？这和皮皮的知识很不搭界啊。

“他叫贺兰静霆，古玉专家、鉴赏家、收藏家。这人深居简出，只有一个头衔：C城博物馆资深顾问。”

皮皮笑道：“C城博物馆？C城博物馆不是就在这儿附近吗？我假装去参观，可以冷不防拍他一张照片。”

“皮皮，未经本人同意刊登照片，那是违法行为。还记不记得半年前有个很红火的C市商报？只因登了贺兰静霆的一张侧影，就被他告到法庭。

他请来全国最好的律师，上纲上线，穷追猛打，将那报纸罚得一塌糊涂，差点倒闭了。”

这年头穷人哪敢惹官司？皮皮吐了吐舌头：“这样的人，你还敢采访啊？不怕惹麻烦？”

“所以我让你去啊。一来，你的目标小，可以混迹人群，对他偷偷地观察；二来，你可以先设法软化他，软化得差不多了，我再出动。怎么样？我最近孕期反应特严重，天天吐，实在不能跑了。这篇报道我们联合署名，认真写，然后去参加今年文化部的‘十大文化好新闻’竞赛，如果得了奖，你就可以向社长磨叽，让他把你调到周末版，或者娱乐版，这样你不就当上记者了？”

皮皮很激动地说：“真的吗？真的可以这样吗？我真的可以转成记者？”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皮皮是新闻单位的秘书，虽也沾着“新闻”两个字，但工作性质与待遇都与记者相差甚远。

“怎么不行？又不是没先例。何况，你现在不是也在修新闻专业的本科吗？学历资历都有了，当然可以转啦！你拿着我的相机，看好了，这是尼康的专业相机，镜头都是上万块钱的，你可得保管好了。我去找杜文光，让他给你开个实习记者证。就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你在业余时间给我帮帮忙，他肯定会答应的。你干是不干？如果不干我只好找小计了。”

“干！干！”

“行，你先看看资料吧。我知道的全在那儿了。对不起，你是不是用了香水？我得去吐了……妈呀，都三个月了，还是天天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卫青檀捂着嘴，往门外冲去。

皮皮与帅呆的家麟

人生在世，想不留下什么资料，太难了。

在皮皮生活的国度里，一个人的档案记录是从小学开始的。档案里会有升学考试的成绩，会有老师和学校的鉴定，会有文凭证明、奖励证书、体检表格、入团入党的申请，以及转移组织关系的记录。如果你不幸犯了严重的错误，页码则会翻倍；会有事由和诉状，会有证人口供，会有单位或法院的结论、处理意见、本人的申诉、检查，等等……

所以关皮皮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擅长写调查报告的卫青檀竟然弄不到一份关于贺兰静霆的像样的资料。

文件夹里只有几份从过期报纸和考古杂志上复印下来的采访，还是关于宋杞的。只有一次提到了贺兰静霆，看前后文的暗示，还是因为那年贺兰静霆成功地识别出一批即将当做仿制品出境的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当年文物界的头条新闻。可贺兰静霆固地执地拒绝采访，为了给新闻界一个交代，宋杞才破例多提了他几句。

正是这多提的几句，给了皮皮一些蛛丝马迹。

原来贺兰静霆从小跟着宋杞生活在琉璃厂，后来又跟他进了故宫博物院，帮他整理玉器，最后又跟着他住进北大，名为弟子实为养子。被国家表彰为“人民鉴赏家”的宋杞竟是个虔诚的居士，终身未婚，只收过三个学生。大弟子早年车祸故去，二弟子倒是学业有成，可是分配工作不到一年，却因“作风问题”被退了回来。那个年代，作风问题是大事。于是，二弟子背着处分被分配到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教书，从此默默无闻直至郁郁而终。此事虽与宋杞无关，宋杞却受了刺激，固执地认为弟子不教师之过也，

愧为人师，发誓从此不再收任何学生。贺兰静霆便成了他唯一的衣钵传人。

看完所有的资料后，皮皮终于明白为什么贺兰静霆的资料那么少。他没上过学，一天也没有。

C 城并不很大，C 城博物馆也并不那么有名，专业背景如此显赫的贺兰静霆却悄悄地选择了在这里定居，是韬晦之计吗？

关皮皮灵机一动，拨了一个电话。

那边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皮皮呀！”

“佩佩。”难得天下第一忙的张小姐有空，皮皮赶紧长话短说，“你认得市博物馆的人吗？”

“等等，好像认得一个，我给你查查看。”不过五秒钟，佩佩报了一个号码，“你找他吧，就说是我叫你来的。他在保安室，叫冯新华。”

“嗯嗯，记下了，谢谢。”

“没时间聊天，我正在采访。再见。”

“哎——”

那边的人风风火火地挂断了电话。

皮皮拨通了那个号码，是手机。

“喂，哪位？”

皮皮报了佩佩的名字，那人口气明显热情了些：“您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您认识贺兰静霆先生吗？”

“认识，不过不熟。他是顾问，白天很少来上班。”

“他通常是什么时候在博物馆？”

“晚上七点之后。”

“怎么，你们这里还有夜班啊？”

“嗯，博物馆的很多藏品白天都在展览，想做研究就只好晚上来咯。这里好些研究员都是晚上上班的。”

“能介绍我和他认识吗？”

“您是新闻单位的吧？”那人果然敏感。

“C 城晚报。”

“没戏，他从不见记者。”

“冯大哥，你帮帮我，好不好？”皮皮嗲声了。这一招她是从卫青檀那里学来的。别看卫青檀人高马大，声如洪钟，发起嗲来照样能腻死人。

那人想了想，终于说：“这样吧，今晚七点半你过来，我告诉你他在哪